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四 凡四年

哲宗皇帝

起甲戌紹聖元年  
止丁丑紹聖四年



甲戌 紹聖元年春正月貶韓嘉彥

駙馬都尉  
韓嘉彥責

置蘄州以其於長公主虧禮不遜擅宿外第也吏部侍郎彭  
汝礪言周之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  
肅雍之德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其夫矣  
婦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  
不可塞不  
可不謹

除河東大銅錢禁○二月以李清

臣為中書侍郎鄧温伯尚書左丞

清臣此時  
召自真定

未至○温伯請復名潤甫尋卒○紹述之說  
清臣唱之温伯和之故二人由是並獲柄用

葬宣仁聖

烈皇后 厚陵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雲霧不辨 免

宰執赴經筵 先是侍讀顧臨進讀寶訓至漢武帝籍

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發德音未嘗

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讀畢呂大防進曰祖宗家法

甚多自漢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此事

親之孝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

姪事姑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

行家人禮大防又言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母后之家不預

事此待外戚之法宮殿無華侈之飾此尚儉之法宮中燕居

冠服必以禮此尚禮之法臣下有黜無誅此寬仁之法此皆

家法行之足以致

太平上甚然之

**呂大防罷** 知穎昌府後二日改永興

與范純仁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

以私不肯市恩嫁怨以邀聲譽輔政八年始終如一宣仁既

從

之

衽廟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乞逐大防以破朋黨因疏神宗所

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上亟

從 **親試舉人** 賜畢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考官取荅策

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取主熙豐者故

漸為之首時策問乃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其略有曰復詞

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

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興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

而羌夷之侵未已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又曰可

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何有固必焉於是國論遂變

清臣與僕射范純仁議不合士大夫爭陳紹述之策元祐之

人皆相繼

**蘇轍罷** 轍為門下侍郎上疏略曰臣伏見御

得罪矣

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

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乃小人之愛君取

快於一時而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竊觀先帝

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

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  
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  
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困西戎收六色之  
錢以寬雜役凡此皆先帝聖謨眷斷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  
嘗失墜至如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  
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  
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推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  
亂昭帝即位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  
決事上下恐懼懷不自安章帝代之以寬仁愷悌之政後世  
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藏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天  
下至今躋之英宗濮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  
以安靜豈其薄於孝愛輕事改易哉蓋事有不可當以社稷  
為重故也又言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  
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疏奏上  
已不悅李清臣鄧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責轍曰  
人臣言事何所害今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復

曰漢武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  
立鹽鐵推酤均輸之法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  
痛之詔此豈賢主乎轍恐懼下殿待罪上聲色甚厲范純仁  
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比先帝  
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冝如此急暴上  
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亟具奏乞寬  
刑誅特賜屏逐詔轍除端明學士知汝州吳安詩草制略曰  
事有可否固冝指陳而言或失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為含忍  
在爾自亦難安原誠終是愛君薄責尚祈改過上批蘇轍引  
用漢武故事比擬先帝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未  
幾虞策請遠謫轍  
曰已謫矣可止也  
**夏四月蘇軾降知英州**  
侍御史  
虞策論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所作呂惠卿誥  
詞語涉譏訛來之邵亦言軾在元祐間凡作文字譏斥先朝  
呂惠卿制詞曰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法下及雞豚呂  
大防制詞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司馬光神道碑則

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有旨落職降知英州制詞略云軾行汚而醜正孝僻而欺愚頃在先朝自取踈斥肆予纂服開以自新弗訛爾心覆出為惡輒於書命之職公肆誣實之辭凡茲立法造令之大經皆曰蠹國害民之弊政願威靈之如在豈神理之可容深惟厥辜宜竄遠服祇奪近職尚臨一邦蔡卞所草也於是元祐諸人相繼黜責軾為之首

**詔改元** 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遂降御札略曰朕日聽外朝之治躬臨萬務之微渺若涉淵未知攸濟願念祇承上帝誕保受民惟駿惠於先猷以續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憲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夏之辰載新元統之號宜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向矣。張商英自開封推官出五年不召及為諫官故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疏略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人才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太后保佑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

非蠱起阿諛附會一旦烏合上叛君親之恩下背師友之訓或以小合傳緘白晝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門或苞苴結子弟之歡或伏地修門下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謗交興川洛異黨秦汶分朋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育大虫交通相紐謂之八閩陰私構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開抱持其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候報探謂之滅門瞪走馬鞞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嗚呼學士大夫平日不素講聞師儒先生之高誼不自慎重身被譏議亦有足悲者若滋長不已則憎愛恩怨未易改也臣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仍揭朝堂

**范祖禹罷**

出知陝州先是祖禹屢乞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執政官有關蓋上欲以代蘇轍也既而

沮之者衆祖禹又**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

**章惇為右僕射**

制詞曰方政令出於簾帷操柄歸於廊廟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

不憚強禦十年去國一德保躬雖風波並起於畏塗而金石不渝乎素履又曰四方之休戚壅於上聞群臣之忠邪牽於公議眷求真宰秉我國成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於是禮部侍郎楊畏亟令人語惇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蘇以逐摯燾方欲逐呂蘇而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跡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畏押闔立朝更元豐元祐紹聖每變其說以投時好

**范純仁罷** 知穎昌府初純仁既為右人謂之楊三變云 僕射於事無所私隱同列或病之呂大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靖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旁誦其彈文純仁遂力

**罷五路開寶通禮科** ○復元

巧去故有是命

**豐豆免役法** 初役法差募二者俱有弊王安石主雇司馬為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為未便純仁軾惇雖賢否不同然悉聰明曉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

其所主元祐初光復差役惇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講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為然惇對太皇太后簾下與光爭辨語不遜太皇怒惇以罪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議除京為戶部尚書兼提舉於是京欲掩蓋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議為惇信之遂請人額雇直一

**閏月復提舉常平等官** 以陸師閔從元豐舊法 等二十三

人為之時左右相虛位李清臣有所覬覦乘章惇未至亟除師閔等

**罷十科** ○復義倉

除二廣外 復置之

**復元豐改官負** 每歲毋過一 以朱服

**為中書舍人彭汝礪罷** 自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 士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

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朱服賀改元表力詆元祐變法時章惇欲專黜陟之柄乃出汝礪為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而召服為中書舍人於是上官均言汝礪行義高潔今雖除美職與藩郡其實疎之非所以進正人也服柔佞傾險今自外擢為從官非所以遠佞人也不從汝礪堅辭行章累上或以為慢當謫上不許降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尋又以都承召之命未下而卒

### 五月罷進士習賦

令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

者

### 立宏詞科

明年禮部立試格除詔誥赦勅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斬白蛇幽蘭渥注

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楊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塗山張孟陽劔閣銘之類戒諭如近體戒諭風俗戒百官之類序如顏延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記亦用四六詞理俱優者為上等次優者為次等詞格超異者取旨上等循兩資次等循一資承務郎以上比類推恩

### 重修神宗實錄

翰林承旨修國史曾布言奉詔重行修定

神宗實錄請取王安石日錄參照編修

### 六月貶黜呂

### 大防等有差

大防自永興知隨州劉摯知黃州蘇轍知袁州軾安置惠州呂希純自崇政說

書知懷州。中丞王履言大防劉摯梁燾當垂簾日俱為柄臣燾先倡邪言吳處厚繼陳詩誣劉安世等遂共攻之乃投蔡確于外竟不得見慈親而死陛下躬臨機務寢復確官而陷確者宜加顯黜左司諫程思言大防等擅作威福誣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其罪右正言上官均言大防及蘇轍擅權欺君竊弄威福及前中丞李之純朋邪相濟又引楊畏虞策來之邵等在言路其所彈擊皆受大防轍密諭范祖禹喬執中吳安詩呂希純為給舍亦附會大防與轍之意所繳駁者其所惡也所掩蔽者其所愛也今之純雖責而畏為吏部侍郎策為起居郎之邵為侍御史執中為給事中祖禹希純雖出守尚除李士待制未快士論左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厭代之後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援引朋黨肆行譏議凡

詳定局之建明中書省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皆指謫嗤笑當垂簾之際剪除陛下之羽翼於內擊逐陛下之腹心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嗚呼今天清日明雷動風行而誅賞未正臣竊疑之望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又言朝廷叙呂惠卿蔡確以常法則是猶以為真有罪者惠卿幸而不死偶沾恩叙當顧命之際確何負於陛下而殺確者以美官要職布列中外曾無曲直之辨哉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之秉政擢摯為侍御史摯首引王巖叟朱光庭布列言路凡欲施設摯等言之於下光等行之於上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剗革掃除忠臣義士熟視而吞聲光與巖叟光庭相繼已死獨摯未即殂者此天以遺陛下也又言蘇軾雖黜未厭眾論於是並行責降。商英又言燾及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等當呂大防擅權時或在臺諫或在給舍並以親舊相為表裏通傳指意彈劾繳駁構撰飛語中傷無罪今首惡雖已貶黜而燾等猶未明示竄殛傳曰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勿使滋蔓

願陛下亟圖之於是降燾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詩監光州鹽酒稅

### 除字說

### 禁○周秩罷

時為監察御史上言元祐黨人之言曰向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如治

平中議濮廟令呂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且大防與司馬光等向議濮廟事以歐陽脩議為非當而朝廷惑於邪說至今英宗所生母任氏猶為仙遊縣君嗚呼邪說盛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可不恨哉上讀至呂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曰大防何嘗有言且儀物事未付外非有司所當與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讀至使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又言垂簾日姦臣謀害蔡確引鄭穆等自王府官為侍從使親王私於權臣上曰此是何言使親王聞之且不自安如秩寘之言職朝廷無安靜之理遂以秩知廣德軍

### 秋七月追奪司馬光等

### 贈謚竄風呂大防等於諸州

以黃履周秩張商英等交章論之也追奪



光及呂公著贈謚及所賜神道碑額撤樓毀碑王巖叟追所  
贈官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官分鄭斬筠鄂南安軍  
居住初章惇欲用蔡卞議光  
及公著並發冢斲棺上不聽  
后以太母之尊權同聽政自以簾帷之間聞見不能周及故  
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而司馬光呂公著志累朝之  
舊恩懷平時之缺望幸國家之變故逞姦邪之深謀引劉大  
防劉摯等周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靈恣行訕瀆朝廷號  
令輒肆紛更首信偏詞輕改役法開訐理之局使有罪者僥  
倖下疾苦之詔使羣小人謗言誣橫斂則濫蠲苟免之逋誣  
厚藏則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以輕薄經術任穿鑿以紊亂  
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邊備則歸過黷武城隍保民而  
罷增浚器械資用而缺繕修凡屬經綸一皆廢絀人才殽混  
莫辨於品流黨與縱橫迭分於勝負務快乘時之憤都忘託  
國之謀方利亮陰之不言殊匪慈闈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  
吞聲虜計得行邊民受害其司馬光以下各已輕重議罰至

### 下申儆詔

略曰朕繼體之  
初宣仁聖烈皇

於射利之徒脅育成市盍從申儆以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  
開爾自新之路布告天下宜一切不問。先是周秩等又言  
文彥博背負國恩詆毀先朝詔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  
先帝待遇恩禮至優宜加闕略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  
復

### 免行錢

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願者勿強也又曰如  
寬剩錢亦何須取之朝廷安待此以佐用耶乃  
詔開封不得抑勒及  
取寬剩母過一分

### 置府界孳生監

○八月開

### 洛口新河

吳安持言廣武埽危迫請開汴河導洛  
南流遂詔安持提舉開修洛口新河

九

### 月罷制科

考官上張咸吳儔陳賜各六論上謂章惇曰  
制科所試策與進士策無異先朝嘗罷此科

何時復置曰元祐初復置李清臣曰漢亦不設此  
科上曰進士策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

### 廢廣惠

### 倉

其戶絕田土並行出賣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  
所有賑濟合行事令戶部檢舉元豐勅令立法以聞冬

# 十月呂惠卿徙知大名府

自江寧改除樞臣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

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禮勝惠卿又曰呂嘉問吳居厚皆刻薄布因言章惇專權日甚一日若以舊恩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王安石言聽計從亦未嘗敢爾也布又曰除臣與忠彥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此不可不察時布已有傾惇之意矣

## 以常安民為監察

### 御史

用中丞黃履薦自開封推官有是命安民入對上問曰聞卿嘗致仕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憂疾篤致仕服除范祖禹趙君錫以臣年齒未老聞于朝廷遂再通籍上又問元祐任何官安民具以實對且言鄧溫伯蘇軾蘇轍皆嘗薦臣為臺官以拘於資格不除因奏曰祖宗置臺諫官乃好要之意天下事付與執政使行之行不當則臺諫言之天子惟擇執政與臺諫而已自可無為而治故臺諫官人君當自擇近歲多由執政度其附已然後除授故雖名為天子

耳目其實執政私人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對曰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人苟無耻則擇利而趨見害而避無事之時惟祿仕所誘奔走俯伏供為臣職一旦投之患難之地則掉臂而去矣今之大臣所提撕者皆無耻之人當元祐中進言則以熙豐之政為非而當時為是及今日進言則以元祐之政為非而熙豐為是是皆偏論臣嘗謂先帝以天下不無積弊故須變革然末年已有欲趨安靜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時之宜務以寬仁鎮靜稍更作為之政今進言者一切以為非願陛下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安民尋上疏略曰大臣不和於上朋黨交惡於下紛拏詆訐虧損風俗陛下姑務兼容不明邪正曲直則紀綱豈不日就陵遲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意於治史稱儒雅恭儉出於天性故太和之後朝廷號為清明惟以牛僧孺李德裕二黨相攻黑白不分德裕之黨有鄭覃陳夷行僧孺之黨有楊嗣復李珣同時並用紛爭于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能辨邪正則朋黨

何時可破牛李之禍可不戒哉

### 河盡復東流

初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蘇轍以為不可遂

罷之中丞李之純言大河東流已漸深快宜及時固塞北派高其隄防使一向東行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閘內黃决口仍於東流多疏口地及閘雞瓜河遂詔安持速往河上同河北諸監司按視是春中書舍人呂希純侍御史并亮采行河希純言東流雖深本自人力北流雖淺而水勢極順都水監所請五事惟縷斷張包等河門恐壅遏北流之勢不可施行從之於是用希純等言詔增治北流堤岸閉內黃决口鑿開九里堤東河亦疏口地開雞瓜河以助其勢既又遣都水使者王宗望速往措置及是

### 官法

熙寧七年立七路注官法元祐七年詔八路當考錄周後

### ○振河北饑○十二月河東鹽復官賣法

轉運司言本路鹽課以一年最多之數比元豐最少之年猶未及三分之一請罷去客人笑請官自賣從之○明年春制

置解鹽司言同華解耀州河中陝府出產私嚴銅錢出

### 界禁

奉使鄭价言北界支到擡廂人例物見錢七論修

### 史罪范祖禹等並竄黜

祖禹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並安置坐修神

宗實錄詆誣也言者論所撰實錄美意良法輒敢隱沒而微言譏刺者凡數十事詔祖禹等供荅至是國史院會到祖禹彥若庭堅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上曰史官敢如此誕謾不恭遂有是命○明年正月右正言劉拯等言祖禹等纂修先帝實錄擅敢增損厚加誣毀為臣不忠不可赦止以散官安置善地屈法多矣呂大防實董其事書成則冒賞轉官罪敗則責罰不及非所以正賞罰示勸懲也望先追奪所轉官仍正誣毀之罪竊慮朝廷以礙敕榜為難况敕榜未出已有

臣寮論列大防罪誠無所礙詔大防追奪兩官趙彥若范祖禹陸佃曾肇林希並追奪兩官除林希在職日淺外曾肇與小郡陸佃候服闋與小郡黃庭堅特追一官○未幾拯等復論大防詔降官分司南京安州居住○三年八月范祖禹自永州安置賀州劉安世自南安軍安置英州坐元祐中同上疏論禁中覓乳母事章惇發之故再謫

乙亥

紹聖二年春二月振河北饑

以內庫錢帛各十萬

賜河北東西兩路提舉司准備振濟

夏四月以邢恕知青州

恕入對泣涕曰

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初恕請入覲上謂韓忠彥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劄子常在懷袖此必曾以示人布曰臣不聞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得但多言耳上曰政為此上殿必亂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布曰此豈惟恕狂妄而劉安世等指為四凶乃與蔡確章惇等恕小官何得與此

忠彥曰梁燾亦以此攻之布曰恕嘗誚元祐執政云恕雙手分付與箇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笑及是忠彥問恕對甚父上曰恕但說與惇確議事云王珪有邪心曾云但以家事歸之太母大臣不須與議布言臣亦曾見恕言珪以語清臣清臣以告惇確上曰珪果何如布曰珪傾邪何所不至不足恠忠彥曰當時緣公繪及確故貶上曰確之禍由恕起渠云嘗自辨於太母太母亦欲召還恐無此事云是公繪報之布曰未必不為公繪所給忠彥曰恕當時言太母待遇太妃事上曰渠亦自言布曰亦聞其教公繪云非高氏之福太母尤怒此語上曰此語誠非理布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同力此豈可得亦笑之

置律學

博士○秋八月錄趙普後○罷熙河等路

分畫地界

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分畫開邊自此始○元祐間孫路為徐王侍講聞朝

廷議棄地即上書言自通遠至熙河兩州纔一徑爾熙河北關已接夏境昨自開闢地百八十里瀕大河而城蘭州然後熙州有屏蔽使夏虜北據蘭州南跨故境熙河固已迫矣出而左則通遠絕出而右則河州斷熙州孤寄一川中豈不殆哉恐有不測則岷州亦不守而階成遂失蜀道甚可憂也橫山一帶地險阻而肥沃人強悍而善戰謂之山界部落勁兵之處此元昊所以渡砂磧而肆猖狂者昨大兵一出而城壁峙立雖未盡橫山之廣已裂其腹心而城其要害矣今若委而與之其衆復集其地復守且相導而南下則環慶而東麟州以西傍邊之人豈得安枕是蘭州橫山未可輕議也不報於是朝廷知路有前日之議命爲陝西轉運是歲正月遷環慶經略安撫

### 九月范純仁降

### 知隨州

純仁知陳州上疏言望陛下於日近進擬赦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等坐貶謫各指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澤及幽隱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

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乞并責之於是御批純仁立異邀名阻抑朝廷已行之政可落職改隨州越明年以辛亥大饗明堂先是曾布獨言大武安節副貶永州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以處之上應聲曰莫不可牽復布曰誠如聖諭蔡確五年不移呂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吳居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爲臣言錢勰已曾來京處探問謫降人牽復消息京但荅以不知布又曰如梁惟簡近方押送峽州九月中未知到否豈可便移上曰豈有此理因問惟簡此行衆頗喜否布曰此舉固足以警言兩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人未免以爲過也遂有呂大防等永不叙復指揮

### 常安民

罷安民爲監察御史上疏言蔡京之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若不早覺悟逐去它日羽翼已成雖欲去之嗟無及矣又言今大臣

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私然一時朋附之人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請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它事難以感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又言宣仁太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太長公主第澆奠及輟朝并命敕葬諸費從官給人無不歡呼權臣橫恣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獎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耻為之舉朝疾臣誣陷非一臣賦性

愚直終恐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以避之上開慰而已未幾命與安民知軍博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董敦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博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

冬十月

### 河南府地震。十一月安燾罷

出知河南府燾與章博舊相好

及為門下侍郎博意燾必助已而燾寢多駁議博憚而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上祠明堂齋于太廟燾為儀仗使後宮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具彈劾已而常安民諫劉美人侍祠語尤訐上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為職雖過當願少寬假博因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相表裏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救解其意可見安民既責燾不自安遂求去位上從之

### 追贈蔡確

贈太師謚忠懷用左司諫劉拯之言也

### 十二月詔察

### 官免言事舉臺諫毋限資

元豐未減察官二員令殿中侍御史兼領

而察官亦許言事至是命復置三員分領六察不許言事又詔奏舉臺諫官毋限資序

### 編元祐章

**疏**

尋詔崇政說書沈銖赴樞密院編類銖以進講在近求免宰執進呈曾布曰此事外議多不以爲然故銖亦不願且元祐中妄論者非一此令一行則人不安豈有朝廷行一令而使天下之人皆不自安之理然業已行則止於兩府侍從臺諫可也其他且已上以爲然布又言銖恐難強遂命考功郎中余中代之○越四年春正月樞密副承旨宋球等編成一百四十三冊詔錄本進入御史陳次升言陛下即位之初詔令天下直言親政以來又揭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置於有過之地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勅榜適所以誑天下非示天下大信也願寢勿治

**蘇**

**州地震**

自夏涉秋方止

**丙子** 紹聖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

時知

成德軍改河中府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間爲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未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有詔落職中書舍人盛陶繳詞頭遂改虢州出

**內庫金帛助邊**

出內庫金帛六十五萬赴五路經略司封樁自後降賜非一不盡錄

**二**

月罷富弼配饗○三月以禁中婁火罷春

燕○尚書省火○劔南東川地震○夏四

月命河東鑄當三鐵錢○復罷宣徽使○

五月孫諤罷

出知廣德軍時爲左正言上疏略曰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

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人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大綱立矣隨時不能無損益

者衆目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泉者易矣出泉之法四方不同有計錢之多寡而輸之者其弊在於常平官所賦輕重之不均有計田之厚薄而輸之者其弊在於元差官所定美惡之不平若使輕重均美惡平而後行焉則民之出錢者易而法可久也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所取併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願陛下博採群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間要以使元元無不均之患豈不盛歟蔡京力攻其說且謂劉摯於熙寧四年言役法十害內第一害謂紛錯不均曾布以爲均第二害劉摯以爲貧富多少不平曾布以爲平不均不平之辨已判二十年矣諤於二十年後竊取其說言於陛下追復之日臣愚不知諤果何心也上以諭曾布曰孫諤論役法却云元祐輕元豐重兼與劉摯之說同布曰恐不同方今言路中正直惟諤一二人願更賜察上頗欣納時陳次升擊蹇序辰章惇蔡卞共加庇護進呈次升章不行而排諤甚急布即奏云惇卞欲因此罷諤言職而庇序辰等邪正顛倒是非貿亂有誤聖政明日又言之上諦聽而已然終以諤爲助元祐

者詔罷言

職補外

## 秋九月滁沂州地震○廢皇后孟

氏

初后朝謁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侍立劉婕妤獨背

閣中皆忿冬至朝隆祐宮俟見后所御坐朱髥金飾婕妤頗愠從行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皆不平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后去所婕妤亦起立或已徹婕妤坐尋復所遂頓于地婕妤不復朝泣而去遂訴于上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蚤爲大家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有耳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投公主藥不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媼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媼對以實后曰六姊寧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邪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既而上過視公主疾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藝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內供奉官王堅以左道爲后禱祠事聞上召宰相謀之章惇請禮官共議蔡卞



曰既犯法何用禮官乞掖庭置獄差宦者推治遂詔內侍梁從政蘇珪即皇城司鞠之御史陳次升言廢后事重且自古鞠獄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付之闈官者萬一寃濫貽後世譏乞選侍從臺諫置獄庶獲情實不報獄具堅坐以家藏雷公式示法端又以南方所得楓木同法端即光教院造式作后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式成恐門戶幾察以生棗覆之而入法端坐與堅造式又嘗令堅求問巷間所謂驢駒媚蛇霧叩頭蟲者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燕氏坐上過后閣燒歡喜字作符取灰將置茶中以進會上不欲茶而止又燒符和水以灑御路奠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像以大釘釘其心又欲取五月中瘵死宮人燒屍灰致劉閣中皆以厭呪以此疾惡死又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灰致劉閣中皆以厭呪卒無驗尋命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遷居瑤華宮王聖法端燕氏皆處斬凡所連逮以等第定罪經由失幾察等官貶秩罰金有差陳迎兒因始造為語言激怒中宮杖脊逐出詔獄初起禁中捕逮幾三十筆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

之人既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躄已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軫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脅之軫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郝隨擠排於內莫有敢異議者上曰朕待后有禮不意其所為如此今日之事誠出於不得已上言及此惻怛見於顏色惇等奏曰廢后大事也陛下誠出於不得已願少寬聖心軫逸復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且言嘗錄問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上曰軫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軫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上然之

**冬十月夏人大舉入寇**  
使呂惠卿

謀知之乃制為前後左右中及前左前右後左後右九軍及東西兩游奕凡十一軍而自行主將事分據府城外北山及賈家山嘉嶺山宅子谷諸處而使圍在府後之三川亭建帥旗外又周立十一軍旗帥司有令則舉逐軍旗而逐軍以旗

應逐軍有稟亦舉旗而帥司以本軍旗應又為之開門河道使相通以便出入為援慮賊併兵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悉屯於城裏與外軍相近部分既定李乾順與其母梁氏率眾渡河至烏延口分為三路晝夜疾馳至青龍平距府城五里盡圍諸寨而以輕兵與諸將戰賊亦為十一寨其二在金明北其九在金明南云初賊欲以重兵圍延州而後南掠鄜州及至延州見有備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有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有腹背受敵之患留二日即拔寨北去攻陷金明寨惠卿遣將追之賊以精騎殿而不奔第四將張輿及李淮戰死諸將不敢擊奏聞章惇怒張輿軍失主將欲誅四千人中書侍郎李清臣曰將沒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入敵今全軍盡誅異時亡將全軍皆降虜矣於是詔惠卿隨宜裁處所

雷大雨雹

○城安西

築汝遮城

誅牙兵纜十六人而已

十二月宗正宗景罷

宗景娶楊氏為

妻詔許之矣已而聞實妄也詔落開府罷宗正

丁丑 紹聖四年春正月田嗣宗坐指斥抵

死李清臣罷

嗣宗清臣之表弟清臣出知河南府

授瞎征節度

去秋阿里骨卒子瞎征嗣立至是加封

二月追貶司馬光等奪贈

有差

光追貶清海節副公著建武節副王巖叟傅堯俞趙瞻並奪所贈官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遺表恩三省言光公著唱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故有是命。是夏復追貶光朱崖軍公著昌化軍並司戶先是邢恕嘗謂章惇言神宗晏駕時范祖禹赴召光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常謗宣仁有廢立意

故造為此說博雖知其妄但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猥以武明事擬宣仁併公著追貶之

# 舉職

給事中葉祖洽言先帝修復官制其意蓋欲使之更相檢察而不得混亂也故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為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給事中以讀為事其不可

讀則駁之蓋以為廟堂之上議論設施或有差誤人主有所不知則給舍得舉其職上聞如此則政事之闕常救於未然而朝廷無過舉今使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書過文字並不回避如此則中書舍人即是給事中給事中即是中書舍人不惟名實混殺而給事中職事遂廢當其職事者自行自讀或有阿附可以蕩然肆志無所忌憚命令既出雖有言者亦無及矣詔特旨書讀不回避外餘令互書

# 有紅光出西北

繼得亳州奏其夕紅光自太清宮老君兩眉起遍殿北連洞霄如兩紅橋

中有白光二鼓後散歸西北天門人皆以為火視則赤雲成片四鼓後東方亦然或謂蚩尤旗長蔽天者是也

# 罷

# 春秋科

# 再竄呂大防等二十餘人

三省言大防等

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無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於本罪未正典刑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為散官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郴州居住韓維落職致仕王覲通州韓川隨州孫升峽州呂陶衡州范純禮蔡州趙君錫亳州馬默單州頤臨饒州范純粹均州孔武仲池州王欽臣信州呂希哲和州希純金州希績光州姚勗衢州並居住吳安詩連州安置王汾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秦觀移橫州編管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指揮永不收叙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大防等制詞皆葉濤所撰極其醜詆尋降文彥博太子太保諸子並勒解官司馬康奪贈官○去秋七月詔知渭州呂大忠在元祐中堅持邊議不為黨人所回加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

南北垂睽山川脩阻既衰且病來日幾何一旦不虞倏先朝  
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望賜哀憐將臣已除職名乞行追寢  
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所貴聲問稍近少慰終鮮急難  
之情不報先是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語大忠曰曾得大防信  
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  
知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  
耐大防朴爲人所賣候三二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以告章  
惇其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大忠既以所得上語告  
惇及還因爲通判潘适言之适歎曰公失言矣必爲深悔於  
是大防再責或曰循州之行上語實激之蓋章惇等疑上意  
復欲用元祐人故再行貶絀○是歲蘇軾自惠州移昌化軍  
范祖禹自賀州移賓州劉安世自英州移高州並安置○明  
年知雷州張逢周卹流人蘇轍兄弟同官吏門迎轍軾且館  
轍於州民吳國鑑家每月移具及差借白直董必奏之轍徙  
循州逢傳官范祖禹徙化州  
劉安世徙梅州秦觀徙雷州  
閏月上書人張天說

**抵死**

上批天說所進書觀其立意狂妄詆訕之言上及先  
帝下及朝廷可迭開封府取勘其後開封府言天說  
私有景祐福應太一集要及上書詆訕先朝  
情不可恕特處死自是妄言者莫不誅死  
**以曾布知**

**樞密院林希同知**

章惇之拜相也布在翰林草制極  
其稱美望惇用爲同省執政惇忌

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於是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日得獨對  
惇疑布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  
益不合卒傾

**大雨雹** ○三月親試舉人

賜何昌  
言以下

**幸金明池**

風甚池浪如山新作龍舟  
艤於水心殿東不復登水

及諸科六百餘人  
及第出身有差  
嬉等船皆罷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疏略曰伏聞金明池新  
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爲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意也陛下  
躬不世之資襲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之所共仰有  
司乃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如此而遊幸之日

天乃大風豈非愛祐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茲事既往雖不可救亦足以爲來者之戒。○先是以修龍船了畢特支度牒十五道賜揚琰御史蔡蹈言揚琰者本木工止緣技巧馴致使名祿養豐厚時有加賜近代以來以工巧被寵遇者未有如琰比也龍舟之役其費不貲朝廷不責其過侈而反以度牒賜之甚亡謂也若謂其功可賞不過百工之事何足多尚今賞之過厚無不議論凡賞罰所以存勸沮也今以一龍舟而命賞過厚不知勸何在耶若謂其勞可賞則邊陲用命國爾忘家之人不知何以爲賜兼臣竊見諸路每有興修于乞度牒詰問勘當十不得五其重惜如此而獨於賞琰不以爲意

**夏四月陳瓘罷**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何耶唱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說校書郎陳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大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不咸瓘自爲小官時即特立敢言紹聖初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瓘適相遇隨衆謁之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

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出瓘曰請以所乘舟爲諭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惇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遂以爲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矣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惟當絕臣下之私情黜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瓘辭辯淵源議論勁正惇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惇到闕召瓘爲太學博士瓘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而赴官

於是三年不遷至是出為涪州通判當權為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卞黨也競尊安石而排元祐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權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自媿慊遂以告卞密令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呂大

防卒

于虔州上始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紹興

初追封宣國公謚正愍

成都路復推茶

以西邊進築

赦陝西河東

制曰朕綏御九有懷柔四夷蠢茲西戎最爾小國弗如其力敢拒大邦申命邊

臣奉將薄伐方共武服已奏膚功闢疆復境者九城盡要害膏腴之地折馘執俘者萬計皆精銳驍勇之人役不淹旬捷無虛月而財靡殫衆力非調民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然念士卒有暴露之苦雉堞有版築之勞宜覃渙恩以慰邊俗應陝西河東州縣罪人流以下並釋之於戲武之所加者廣則澤之所及者深尚暨乃心克平茲土

追貶

王珪

萬安軍司戶三省言元豐末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太子就傳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

庭不當管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宣言於衆其議遂定給事中葉祖洽言若以珪之罪無實跡則當時二三執政尚在見今侍從間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况臺官黃履論之於前諫官劉拯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極陳其狀望陛下決於獨斷以慰中外遂有是命遺表恩例並追奪。上之初嗣位也邢恕蔡確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其後恕帥中山會高遵裕子士京為西京副將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誘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士京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因令王棫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先是上謂輔臣曰黃履三月末已有章論珪事朕以宣仁聖

烈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自是內外群小妄復侍從轉

有窺度朕嘗語博等先后乃婦人之堯舜也

對 ○五月文彥博薨 彥博凝簡莊重顧盼有威逮

為將相五十餘年兩以太師致仕英傑奇雋名聞四夷熙寧

中彥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司奏縉紳所與簡牘

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神宗問其故對曰臣但復

不知耳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云謚忠烈

瀋洛通汴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陰暗不見群臣

表 大原府地震 ○秋七月大內火 ○火入

鬼輿 太史奏主賊在君側宜備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

月治同文館獄 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

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

承旨蔡京吏侍安博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禫當求

外入朝之計未可以必聞已逆為機竄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

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明類錯立欲以眇躬為

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

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為粉侯人以王師約

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為

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重

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母喪除與恕書

請補外因為譟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

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傳粉故曰粉燾字况

之以况為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厚言事

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

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真同往

彗出

氏 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三夕長 九月大赦 ○

丈餘掃巴星未幾犯宦者復犯帝座

# 求直言

批旨付三省天垂變異彗出西方災譴爲大朕實懼焉可避正殿減常膳罷秋燕許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曾布言熙寧乙卯歲十月彗在翼軫吳楚分野之外尋有交州之變陷邕欽廉三州光芒掃長沙明年春長沙民大饑疫死者相枕藉自丙辰春出師討交趾丁巳春師還死者數十萬今掃巴星則巴蜀不可不慮臣等更當講求邊備兼星在氐羌邊事誠不可不戒臣素言涇原籬落未葺須至營築堡障其它版築當且休息未可舉動上皆然之布又言陛下以天變恐懼祇畏如此然政事有未安刑罰有未當大臣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改更否正人端士天下之所欲進而大臣素所不悅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收用否讒邪不正之人正在要路衆人所惡而大臣素所黨與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斥逐否以臣觀之必無此理恐未有以稱陛下修省之意也上矍然變色○通判通遠軍李深上書曰當今之闕失莫大於主道太弱而臣道太盛陛下柄用大臣委信仰成未嘗疑貳愛臣之心至矣盡矣馭臣之義似未施也祖宗

進退言事官雖執政不得與聞蓋以杜絕臺諫私於宰執今蔡卞執政其兄京得薦臺官被其兄之薦者能不私其弟乎况陛下命黃履蔡京各薦御史而履所薦不召京所薦用者二人四方瞻望願登蔡氏之門者惟恐不及然則執政過惡陛下安從而聞乎陛下選監司按察諸路欲知下民之疾苦官吏之美惡故著令職事相統屬者回避蓋欲監司於所部無欺蔽也今章榘爲涇原帥乃用其壻劉何攝漕事應副軍須前日築平夏城爲賊所抄而奏報不到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賞功罰罪進退群臣以勸沮天下宜無毫釐失實也然今之邊帥如鄜延以一路事力進築三城而每賞不過進官一等涇原章榘以四路兵勢三路民力失亡甚衆纔築安西城一寨而賞則官自朝散而遷朝議職自修撰而加密直於鄜延何薄於涇原何厚無乃以榘爲宰相章惇兄故而優之乎陛下分命監司應副芻粟如邵毓於鄜延親臨飛輓至於功成賞止一官張詢於熙河未始一至沿邊而全城之賞乃自權運副一進而爲都轉運使又加秘閣之直於鄜延何踈



而於熙河何親無乃以詢爲章惇妹夫而特異之乎陛下鼓舞人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是謂日新之政也呂嘉問移發運使未數月不緣奏計登對不緣六曹貳卿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雱之女蔡卞娶雱之妹又嘉問蔡卞結爲死黨去年無故出戶部郎何玩者蔡卞爲嘉問報仇也臣不知嘉問驟爲兩制果出陛下聖意乎臣又見張赴近自左藏庫副使不因賞功又無他長遂以閤門副使爲雄州帥天下皆謂赴乃章惇妻弟臣不知張赴之超爲橫行邊帥果出陛下聖意乎章惇爲小官有李參者嘗薦惇今參之子孫李仲先以不職罷遽除河北運判李延嗣方在監當遽除淮東提舉官此人人知惇報私恩也蔡卞爲王安石壻有鄧綰者薦卞於先帝欲以媚安石先帝察其邪怒而逐之至今天下傳誦今綰之子洵仁洵武一爲校書郎一爲提舉官洵武又兼爲修史檢討此人人知卞之報私恩也陛下復行免役本以寬民而取於民者不輕陛下留神安邊本以養民而害於民者先至原其所以然皆以用蔡京爲詳定章綰爲帥臣也

京爲役法罪人綰爲邊防罪人天下共知朝野共怒而人不敢言者特以卞惇之兄孰肯言之以取禍乎臣聞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大臣論事於黼座之前有至喧辨不已時於政事堂中或以惡語相侵陛下未加誅責固爲大度然朝廷紀綱不肅爲之奈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比年邊陲興兵乃征伐大事也陛下不自專可乎論邊城之要兵權之重則河北莫如雄州陝西莫如涇原熙河今雄州用宰相之妻弟涇原用宰相之兄熙河用宰相之妹夫凡指揮邊事但用私書而已陛下獨不爲萬世慮患乎祖宗故事有一於此乎一歲之內春則熙河地震秋則禁中火災又彗出西方皆陰極之異陛下不可不慮也若夫王旁心疾而爲館職邵材病忘而知越州梁子美之爲提點刑獄周之道爲刑部侍郎似此之類莫非宰相私意此皆陛下待御大臣過於仁柔反爲所制也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親收人主威福大柄選擇正直之賢士以備諫諍委任公忠之賢佐以爲贊襄駕馭英雄使之各盡其力屏斥邪佞使之無所

施巧則天地和應災害不作符瑞沓至年穀屢豐天文之變有不足患惟陛下留意

冬十月以

### 邢恕為御史中丞

以權吏部尚書遷章惇實啓上也恕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

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蔡卞請用安惇上不許時章惇與卞已不成

十一月

### 梁燾卒

于化州乞歸葬不許。先是蔡確母明氏奏燾嘗私語懷州致仕官李詢云朝廷若存蔡確則

不利於徐邨詢忿疾之以告邢恕詔恕詳具以聞又詔三省詰詢及瀛州推官尚洙蓋元祐中詢嘗對洙言之三省言詢所供不殊詔以河北運副呂升卿湖南提舉常平董必並為廣東西採訪時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要領乃遣使嶺外謀盡殺元祐人會劉摯及燾已前死朝廷未知也曾布言竊聞欲遣升卿按問梁燾之所言證佐已具想必不虛若更遣升卿輩按問豈免有鍛鍊之嫌若萬一燾不肯承必須置獄若置獄而後承則天下後世以為鍛鍊無疑矣何以釋

此謗况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縱燾更有罪惡亦不過徒海外上曰祖宗未嘗誅殺大臣今豈有此布曰然則何必遣使也况升卿兄弟與蘇軾兄弟切骨仇讎天下所知萬一軾轍聞其來望風引決豈不傷仁政兼升卿聲焰可畏又濟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上改容曰甚好陳次升亦言元祐臣寮陛下本無殺之之意而遣升卿為使理無全者升卿昔以賊敗太皇上升自真州泛小舟隱姓名七日至京師投匭上書資性慘刻喜求人過失今將使指投隙釋憾何所不至有旨升卿察訪指揮更不施行而必亦自東路改西路。必至廣西所為多刻薄遂劾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驛以舍蘇軾而監司失覺有詔廣西鈐轄程節提刑梁子美並降官既而必除工部郎官中書舍人郭知章論必前按衡州守起獄多冤繳必詞頭遂命趙挺之命辭於是給事中陳次升封駁以為不當必乃訟知章次升皆為元祐臺諫上怒必輒訟言者詔送吏部

### 竄程頤

編管涪州以其與司馬光相厚也黃庭堅尋自涪移戎

十一月

劉摯卒

先是蔡京安博共治文及甫等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漸怠然京博極力煅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先卒于化州後七日摯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令於英州居住其

復市易務

許用見錢交易收息不過二分不許賒請

兩浙

旱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四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五

九三年

哲宗皇帝

起戊寅元符元年止庚辰元符三年

戊寅元符元年春二月罷翰林侍講侍讀

學士○三月建懿親宅

以處五王

內臣陳衍抵

死

紹聖初追貶司馬光等張商英又言內臣陳衍乃陛下家奴敢與宰臣交通干預大政劉摯未除相蘇頌未罷

相前十日人已知之其姦狀明白乞流配海島詔除名白州編管三年又以其與州官往來配朱崖軍至是蔡京安博究治到前皇城使張士良所言陳衍事狀乃奏云司馬光忘先帝厚恩弃君臣大義乘時伺便冒利無耻交通中人躡取高位姦黨交締蹤跡跪秘又曰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蓋至今日其惡遂彰大逆不道死

有餘責所有陳衍罪不在赦上曰陳衍朕親見之不章惇

### 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

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

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事欲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皇太后方寢間之遽起不及納履號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郝隨覘知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誣宣仁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復列鼎鑊刀鋸置前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不

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追廢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釋然○蔡京安惇進呈劉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夏四月邢恕罷自中丞出知汝州恕每登對出之○十月中書言恕元祐初上書言王安石呂惠卿之姦又稱宣仁后有宗廟大計旬日固已先定之語於是徙知南安軍建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崇寧元年復汴河堤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

### 岸司○五月朔御殿受傳國寶

初咸陽民段義郊居因造

屋斲地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甚瑩色正綠御史臺主簿李公麟以為璽文乃小篆為鳥魚狀蓋李斯所篆又云初學記云藍田之玉如藍故謂之藍田此真秦寶也蔡京等欲以五月朔大朝會受傳國璽上許之三省未知也

及詔如所請章惇大駭然不復敢言聞者哂之  
**六月改元**  
初議改元上謂輔臣曰前代元鼎之類皆

明白如何章惇曰元符最好其次有真符寶符皆不及兼寶字皆先世末歲所稱如天寶皆是上曰如此即且作元符曾

布以為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則元符亦不甚佳上默然  
**置看詳元**

**祐訴理局**  
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是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

於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

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

以聞自是已伸雪復改正  
**秋七月地震**  
**八月嚴**

或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選用召對法**  
詔自今三省樞密院擬進在京文臣及武官橫班使副諸路監司帥守並召對

**嚴起復命**  
詔非管軍邊任不許起復三省言駙馬都尉郭獻卿卒哭當起復上曰不以金革從事而

起復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除之  
**九月復竄鄭俠**  
看詳訴理所言光州司法監安上門鄭俠

上言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旂王存進狀內言父安國冤抑未除又云先臣

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祐旨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俠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旂存並降監當

**賜故相王安石第**  
就京師賜第百間

**冬十月夏人寇**

**邊**  
渭川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涇原經畧章榘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

成為第十一將以成平夏西賊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卯至

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寇名阿理妹勒

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寇名阿理妹勒

都逋二人乃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章案謀知其  
虛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盪羌六道分  
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  
牛羊不啻十萬曾布白上此非常之功可賀也上曰可賀否  
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博等皆曰此奇  
功也上乃御紫宸殿受百官賀左正言鄒浩言涇原擒到西  
夏統軍等人孰不稱賀然兵家未勝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  
以持勝為難知決勝於前而不知持勝於後將有弃前功而  
招後患矣明年進案等秩其餘賞賚有差  
鬼名阿里等詔送闕下既至並貸其命  
范祖禹卒于  
州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惜隱  
在邇英守經据正獻納尤多嘗讀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之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上首肯再三乃退每  
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及  
講間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  
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自以為不及也  
十一

# 月甲子冬至郊罷合祭

先是紹聖三年春詔復罷合祭大禮之歲親祀地祇

於北郊其年六月詔立北郊齋宮

## 十二月澶州河溢

### 己卯元符二年春三月遼人請緩夏師

遼使

蕭德崇等見上遂言北朝皇帝于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  
得即甚好上令荅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遣使  
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畧云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  
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  
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  
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  
豈知一失於綏存而况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為止  
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  
報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  
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寢久變

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備築據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寨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辭往求拯救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却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絨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縉辭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又回白劄子畧云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當共怒兼慶曆皇祐間興宗屢嘗致書仁廟至有熟料凶頑終合平蕩等語且言北朝興宗敦篤勸和情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持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加於前日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辭干告旣

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之意稍異竊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聞達仍詔遣郭知章報聘初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卒不從之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夏

## 五月以進築畢功赦陝西河東

宰相章惇以涇原路建西

安州及天都等寨諸路築據要害邊面各徑直相通率百官賀於紫宸殿制荅曰夏羌弗庭命將進討復我境土據賊要衝道阻悉通邊防永固與卿等內外同慶德音降陝西河東路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差官奏告永裕陵。先是曾布言西安建州包括天都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幅員近千餘里當時熙河山是木征地今開拓乃夏國地兼據險要並河足以制其死命西人當恭順則已更作過則趨靈夏不遠矣此功非熙河可比然不得熙河涇原亦無由開拓今徑據天都涇原自汝遮建城寨至會州故兩道邊面相通接而秦州遂在腹裏兼先帝建熙河蘭會路今日方得會

州乃成先帝之志上喜曰蘭會方為漢地如此固當稱賀布  
又曰熙寧建熙河路以熙洮岷通遠軍為一路此時尚未得  
河州至今未有洮州此故事也上然之又曰西安會州皆漢  
地亦當告陵廟又曰諸路所築凡四十餘壘皆畢未論諸路  
只天都與熙河邊面相接所包括幅員蓋千里河東鄜延環  
慶邊面亦各相通此誠非常不世之效此番赦詞當從政府  
草定恐學士命詞不能盡朝廷意又當明示以休息兵民之  
意不惟慰安民心亦足以釋二虜之疑也上許之赦文有討  
叛興師蓋非不得已息民偃革將自于今之語布所草也章惇  
進官五等曾布三等許將蔡卞王履皆二等。先是夏人三  
遣使至鄜延而謀言梁氏之死乃北虜遣人酖殺之使乾順  
自管國事呂惠卿以謂若誠有之則北虜欲西人之歸已可  
知我若應答太迂所求難與則是怒彼以堅之北歸而畫河  
為界必無聽從之理乃上疏曰西人之所以有河外者以有  
河南為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橫山為之阻今若畫河為  
界則皆失之彼豈不思一葦可渡而據山之險他路臣不能

知如本路所築九寨與暖泉金湯二寨幸皆就緒東西殆千  
里而新築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為堡鋪則形勢膏腴占據  
殆盡乾順因其母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  
雖未能一幸而覆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未有如今  
日之盛也是春夏人又四遣使來其辭滋恭朝廷亦得其近  
上首領道其密謀以為急則納土北歸遂命惠卿說諭漸示  
接納之意

### 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

於是吳安持等三十人降

責有差以元祐間主  
回河東流之議也

### 秋七月置湟水軍

初吐蕃酋長  
瞎征隴拶爭

國於是錢羅結奔河州說權知州王瞻以取青唐熙河經畧  
司屬官王厚乃與瞻同畫策遣客詣章惇惇下其事於經畧  
使孫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厚韶子  
也既而河南酋長邊廝波結以講宋一公錯鑿當標四城來  
降瞻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曾布對上曰先帝初以熙河  
洮岷為一路今方得洮又以熙河蘭會為一路今方得會陞



下威靈所及遂成先帝之志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至此於是贍等師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邈川孫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營王愍為將而以贍副之故其渡河贍為前鋒愍策應於後贍將趨邈川忌愍分其功給愍明朝食畢乃發愍以為然贍夜半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愍徐覺之整陣而行日午始至贍已據府庫舍愍於佛寺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邈川古湟中之地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二百里於是孫路請建為湟水軍路既怒贍而愍又以贍據府庫事許於路故路專右愍而奪贍兵權屬之而贍所請輒又抑不與專委愍至河州又與同還熙河而留贍屯邈川。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中而章惇主王贍夷青唐末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置之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唵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及金戎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 八月太原

## 地震 ○復會州

修復會州以知鎮戎軍姚雄為知州

## 安化蠻寇

## 邊 ○瞎征降隴拶入居青唐

瞎征為其下所逐徙居青唐新城尋

削髮為僧至是領眾趨宗哥城王愍受其降瞎征既降其首領籤羅結與心牟欽羶迎立董羶踈族溪巴温次子隴拶為主入居

## 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

時中宮父虛上屬意賢妃

劉氏令左僕射章惇以兩宮意撰一詔進入惇即撰皇太后手詔有非此人誰可當等語內侍劉友端書之於是三省樞密院上奏乞立中宮上遂出惇

## 隴拶以青唐降尋

## 改為鄯州

心牟欽羶籤羅結幽隴拶於別室遣使詣王贍通款贍舉兵至青唐隴拶出降贍引兵入

城。閏月改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宗哥城為龍支城並隸隴右以鄯州為寧塞城

## 毀元祐碑

刻

從通判潭州

竄鄒浩

時為右正言上疏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

相頌而成者也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推治天下至今疑以為與賢妃爭寵而廢若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皆料必以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而譴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則不免上累聖德豈不惜哉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詔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初浩過潁昌見其友田晝言得罪之由留三日臨別浩出涕書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沮士所當為者

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嘆息曰君之贈我厚矣編修官張庭堅見曾布極言瑤華無罪而器浩之直且曰今日朝廷逐諫官樞密何不力救布但唯唯章惇覆奏貶浩。十一月蔣之奇落翰林學士呂嘉問落待制葉祖洽罷吏部尚書並補外王回特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語言交通也王琳具師禮李友諒陳舉朱紱傳揖胡安修范致君王溥勒停白時中岑穰張庭堅畢漸蔡蹈范致虛蔣求葉承各衝替坐以錢銀遺浩且致簡叙別也

冬十月諸羌復

叛立小隴

時心牟欽羶結山南諸羌悉叛圍鄯州

九人及城中諸羌甚眾羌人又圍湟州王愍擊敗之又圍宗哥城凡十日而解是月洮河總管苗履秦鳳總管姚雄及將高永年破籤羅結于青唐崦羌人霄潰屬羌郎阿章因河外叛率鬼臆族拒官軍熙河經畧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軍陷沒又遣開封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死种朴時守鎮戎軍宗回請以朴知河州朴到州方三日

宗回檄朴討阿章朴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徐之而宗回檄日五七下朴不得已而行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一公城墮羌伏中羌望見朴中軍旗幟自高岡以勁騎橫突之山間路狹首尾莫相應朴爲羌刺死以馬負尸去羌乘勝追北我師遇隘不可兼行羌以萬騎來薄有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有六七羌人厚甲馳騎而來舜臣曰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今不先發吾軍咸死於此矣乃宣言曰今取最先行者引弓一發矢中其面三發殞三人餘三四人返走皆貫其背萬騎洵懼不敢前舜臣因得整軍向敵須臾羌復至舜臣自申及酉發矢千餘無虛發者而舜臣亦血殷至用矣一公錯鑿講朱當標四城咸在重山複嶺中崖壁阻峻惟微徑僅通人行羌旣反乃於阻峻處以水漑道滑不可登故漢兵三入三敗熙河將士奪氣無敢復言戰者河岷及諸城寨堡日虞羌至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錢羅結等共立小隴投爲主溪巴温第三子也先是朝廷已受賀章悖白上將乘兵勢滅夏國而隍州告急悖意沮又云當復以青唐與溪巴温旣又

聞朴死上下惶駭自經營鄯隍死傷又倍於安西之役關中民由此大困而隍州歲費三百餘萬緡。涇原經畧章窳旣應詔發兵將赴熙河即具奏曰苗履姚雄等統兵在邈川等處已五十日兵士暴露未有解嚴之期如李忠傑之子世恭知河州种朴皆已陷沒其它所聞甚多不得不詳悉逐項開說一日聞青唐道路山谷險峻或言有至險處爲棧道通行自河州至青唐約四五百里此後屯戍兵馬旣多不知用何人般運糧草應副歲計乞詔有司約計彼處屯數人馬數目并計道路遠近般運合用脚乘雇賃錢物及如何措置經營般運并歲計合用若干錢帛糧斛指甚處所應副見今有備與未有備每歲朝廷合添賜若干錢帛一日伏見興兵以來陝西府庫倉廩儲蓄一空前後撥賜內藏金帛不知幾千萬數而陝西目今處處闕乏糧草轉運司亦無從出惟是行移公文拍空畫虛臣竊恐內帑金帛亦自有限今又收復青唐等處大興工役恐非陛下意一日紹聖四年以後諸路興兵更出迭入未嘗休息臣不知它路且以本路言之開春即經

營進築三月末調發兵馬四月初築西安州天都臨羌等寨五月半間分屯六月又調發進築定戎寨七月下手工役未了又移兵應副進築會州至八月二十間方回空闕日月又修置正原等處堡子及日近添築烽臺移置堡鋪拍立界堠連綿興役未嘗休息今又差發五千人赴熙何救援臣勘會每一出師士卒病患死亡及將帶衣甲逃走數目不少臣爲邊臣實難言之然皆係

### 十一月立州學三舍法

邊防利害願陛下深察諸州致教授處依太學選補學生歲貢上舍一人內舍二人又詔諸路各選監司一員提舉學事仍令逐郡知通專一掌管

### 十二月夏人納款

先是西方之力已疲而其母梁氏死乾順乃遣人款塞告哀謝

罪請和樞密院言西人近寇涇原狼狽道歸計窮請命理難便收假令異日許和亦當畫河爲界旣而遣使三至乃詔呂惠卿諭以謝表止是虛文若將首謀二人先執以獻方敢受表。未幾復上表謝罪略曰伏念臣起國禍之基由祖母之

世蓋大臣等僭竊之事故中朝興平伐之師今母氏殞殂姦人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願追烈祖之前猷特賜曲全之大造俾通常貢獲紹先盟詔荅曰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于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場天討有罪義何可容今姦黨戕除爾旣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喜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令各據巡綽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不得出兵過界爾亦嚴戒公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結誓表當議許令收接之至是來上誓表有飭疆吏而永絕爭端誠國人而常導聖化若違茲約則咎凶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詔荅畧曰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母爽約朕不食言宜諭國人永遵信誓疆界並依已降詔旨兼邈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父來界至今並依漢地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國者即係漢人其餘一應約束事件並依慶曆五年正月一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

庚辰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

上山崩于福寧殿壽二十五在位十五年謚曰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皇弟

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第十子母曰

陳氏紹聖三年進封端王哲宗崩太后哭謂宰執曰皇帝無子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惇又曰以年則申王為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太后曰俱是神宗子豈容如此分別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仁孝知樞密院曾布進曰章惇未嘗與衆商量太后聖諭極當左丞蔡卞亦曰當依聖旨中書侍郎許將亦助布惇默然既承命都知梁從政白召五王惇曰且召五王來看諸王尋至端王是日在假太后再遣使召且戒使者王若復辭即扶持上馬以來俄頃王至獨召入太后諭曰先帝無子端王當立王對曰申王兄

也固辭太后曰申王有目疾王不須辭王又辭再三太后再三申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當為宗廟社稷計上遂即位○初梁從政給事皇太妃閣陰以簡王屬章惇至是太后以問從政從政云第問章惇后疑之問曰即惇言非柰何從政曰惇宰相其言安可不從后麾之去○上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曰皇帝年長聰明不須如此輔臣皆曰願為國計勉從皇帝所請大赦○尊皇后為元符皇后尋又尊皇太妃追尊母貴儀陳氏為皇太妃○罷

增邏卒知開封府吳居厚奏言陛下即位之初京城有妄議朝政者當行止絕乞增置八廂邏卒上曰

及朕躬否居厚曰雖不敢指斥然傳播朝廷陞黜將大有更張其語不根上曰如及朕躬容朕修省居厚慚謝而退

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復鄒浩等官同時

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先是曾布言登極大赦非常赦之比竄謫之人延頸以望生還方春夏瘴癘之時早得遷徙為賜實大兼臣嘗蒙聖諭謂鄒浩豈可置之死地如浩萬一不得生還於先朝亦非美事上曰浩擊博甚力章疏具在博必未肯便與移叙布曰不若批付三省不必指名但以大赦應牽復移叙之人速具姓名取旨則必不敢緩也上欣納之於是詔浩復官監袁州酒稅回監泉州商稅餘或復官或除落衝替或與堂除差遣

### 斥內侍

### 郝隨劉友端

上曾諭曾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墻

華侈尤甚布曰禁中地窄玉虛誠不須作其它多不知但曾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日大行宣諭曰昨日盡見北郊宮殿只是絲繪外面人言使了多金也上曰不然賜茶處是寢殿前後殿有流盃曲水亭榭無非金翠未幾遂隨與友端布因問故上曰彼自乞宮觀因言營造過當曾見西北角上月榭否布曰亦見之既而聞承極殿後有水心殿地勢極窄

友端等造作奇巧皇太后太妃皆不曾到上一日令就彼作道場因往燒香斥隨友端不使從行既至見其侈麗可驚柱梁椽椳皆作花卉龍鳳之類塗以金翠環繞其上去梁柱皆數寸若飛動狀上令築墻隔出後苑門外仍令毀撤又詔太常少卿孫傑同內侍李穀驅磨隨友端等所領後苑造御前生活所翰林書藝局造御前生活所修萬壽觀本命等殿所收支官物仍令穀先詣逐處封鎖見在官物簿曆及拘收干係人蓋此三所前後所費尤不貲友端嘗作一屏風至用象牙二百株後苑作計料一物用金百兩却取千兩以九百兩為備諸皆類此。月臺者隨友端等所劾也在大內西北隅下瞰水門上初以其華靡詔令毀撤後用日官言但改為奉仙佛像之所云。崇寧元年五月提舉後苑修造所言內中殿宇修造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片上曰用金箔以飾土不一經靡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其請支金箔內臣令內侍省重行

###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給事中劉拯言本朝不任外戚以政

責罰

事誠防微杜漸萬世之長策也今忠彥除門下雖非其它比臣恐政府援以為例非國之福詔韓琦定策元勳忠彥純厚舊德不可以嘉彥故廢宜速書讀行下○忠彥見上陳四事以裨政其一廣仁恩曰本朝自祖宗以仁德固結人心四方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驚於功利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豈社稷之福哉願陛下以仁安天下之心其二闢言路曰諫官御史人主之耳目願陛下下來忠直厚重之士親加識擢若敢言有補則行其言用其人其三去疑似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為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凡曰元祐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願陛下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其四重用兵曰先帝於陝西河東進築城砦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永興等路餉之虛內實外民力大困願陛下考用兵以來費幾千萬而所建之地收以為用者其數幾何而邊民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皎然見矣謂宜亟罷以惠邊民於是上數下詔蠲天下逋責甄流人忠蓋敢言及知名之士稍見叙用矣

### 范純仁

### 等並叙叙

凡二十餘人悉牽復有差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觀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唐

和禮隨安州居住呂希哲希績呂陶鄭佑並宮觀任便居住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程頤移廉永衡英峽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粹知潤襄充毫信等州晁補之張耒河中府黃州通判劉唐老武勝軍判官鄒浩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差遣○尋詔劉摯梁燾許歸葬摯燾王珪呂大防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許叙復

### 三

### 月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左右

### 正言

以曾布韓忠彥等薦也上極稱浩且謂布曰浩擊章

布因言言路得人政事之首孰不鼓舞但章惇蔡卞不樂耳上曰卞今日殊無人色布曰瓘夬等又當進為惇等所抑卞無它見人不附已者便惡之上曰所謂妬賢嫉能也又曰浩來必與惇理會皇太后亦諭忠彥等甚以夬瓘差除為得人

翌日布對上謂布曰安博昨言鄒浩不可用恐形迹先帝非  
孝也朕答云先朝言事官未嘗論事而浩獨敢言莫用不妨  
博無以對面發赤而退又曰王祖道言不當差官驅磨後苑  
造作等處官物亦以為形迹先帝朕答云主掌財物不明理  
須究治何與先帝事布曰小人不悅者多此  
等語不足信更望深察上曰不足信不足信

# 入見

初詔隴拶為河西節度知鄯州如府州折氏世世承襲趙懷義為團練使同知湟州懷義乃木征之子瞎  
遣之孫唃廝羅之嫡曾孫也木征熙寧間來降賜姓名趙思忠至是隴拶與瞎征俱來朝以隴拶為懷遠節度趣令之鄯州瞎征為寧遠節度。上之召對二人也因從容問隴拶以何術招溪巴温隴拶云溪巴温亦欲繼來但為郎阿章所制若赦阿章之罪招之必易上曰已放其罪矣隴拶曰臣到岷州當遣人諭之若不從即以兵取其首來上曰招誘為善不須殺也尋賜隴拶姓趙名懷德陝西運判秦希甫奏云熙河既受瞎征之降以兵至青唐即求唃氏之後或只今隴拶承

襲方合人心據地理從河州至湟州二百四十五里道路險隘不通車乘惟是頭口馱載人夫檐負瓦吹峽中多遇寇掠道無宿頓人無飲食畜無芻秣雇到頭馱及管押之人如赴死地即令欲全而歸已是難事緣鄯州招下新羌萬餘人若一離本處皆為讎敵欲望朝廷早追隴拶及三偽公主入鄯州分付降羌令自循撫求故主温溪心之後守湟州徐議引去尚為小全之計三省進呈曾布請錄送胡宗愈及希甫體度可守可棄聞奏布因言青唐本以國人不平阿里骨父子篡位故逐瞎征而立隴拶邊臣因而欲有其地臣自初事即力爭以為不可及瞎征隴拶相繼出降宰相率百官稱賀建置鄯州臣不復啓口然西蕃尋叛亦累於大行前敷陳此事本不可為但業已建置州郡頒告天下百官四方上表稱慶一旦棄之取笑中外今於不得已之中但當盡力醫治拯救若鄯州不可守猶當西守湟州東建洮州以相維持且以成神宗以熙河岷為一路詔旨其後賊愈猖獗至覆軍殺將遂降旨以隴拶為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贍同為隴右都護然



議者尚以隴拶父子恐未肯聽命亦累下胡宗愈秦希令  
具鄯州合棄守利害聞奏今更責以果決指定棄守事上曰  
如此行遣亦已盡矣布又曰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進築城  
寨五十餘所無不如意臨末作此一事至今狼狽支當不下  
無如**求直言**以太史豫言四月日食故也奉議郎鍾世  
之何

考道過百王庶事具舉沒猶未久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  
播當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  
治復見熙豐之盛不折尺箠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而盡復  
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述則何以致巍巍赫  
赫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廢墜財用匱乏  
京師累月冰雪河朔連年灾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  
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直可盡傷而太息也  
奉議郎范柔中上書言亦多詆紹聖併及熙豐之政云**却**

**玉器**

永興民王懷所進也詔却之

**振河北饑**

詔常平司先撥賜米四十五萬石給水灾

州郡若有餘數民食尚艱即令減價出糶並候二麥成熟日罷**夏四月丁酉朔日**

**有食之○棄鄯州**

初瞎征徙居青唐新城為其下所逐尋削髮為僧及其子來降子宗

哥城首領心牟欽種董種踈族溪巴温次子也迎隴拶入居  
之隴拶尋以青唐來降至是路梗羌酋復共立小隴拶為主  
詔王瞻弃鄯州引兵歸湟州仍諭溪巴温或小隴拶依舊主  
青唐當議授以河西留後尋又詔熙河經略胡宗回追還王  
瞻宗回遣知河州姚雄發兵往鄯州四戰獲捷與瞻拔軍還  
河州詔加雄防禦使兼熙河蘭會路鈐轄依前知河州仍令  
招諭郎阿章溪巴温等早令歸順方雄之出師也議者謂本  
路精兵悉在鄯州雄所將兵不過二萬太半老弱創病加以  
种朴魏釗敗亡之後兵將氣奪其勢難用第願吐蕃出何策  
耳若塞省章之險於要害處立壘以斷我路則雄雖有韓白  
之略師莫能前更以兵守青唐宗哥安兒則瞻軍無由得出  
必堅守以待外援不至城中食盡則不戰自斃上策也若縱

雄軍深入然後杜省章之險復於安兒青唐兩隘以兵據險遮絕軍路雄前不能達青唐而後無援兵繼續雄度無計必轉戰以求生此中策也若不守省章之險於平原邀戰則雄軍得出矣此下策也然吐蕃桀黠之首已盡新用人無遠謀其策必出中下後五日湟州報雄已度省章羌無一人守禦止於峽外川水邀戰我軍既出峽自嶺鼓譟馳下一擊而潰羌以前軍既敗悉撤諸城圍併兵迎我軍我諸城聞援兵來亦咸出師相應羌人腹背受敵於是雄每戰必捷直抵青唐合王贍軍棄鄯州而歸屯河州自省章峽以西皆捐之諸羌遂奉小隴撥入青唐居之

### 蔡京復翰

### 林承旨

京自承旨出知太原未赴有旨復職曾布力言京卞懷姦害政善類義不與之並立上慰諭曰太后欲令了神宗史事及至簾前具以京事開陳太后不納布曰如此臣不敢安位太后曰干樞密甚事布曰君子小人不可同處臣在先朝嘗有去意今日以太后聽政皇帝踐祚政事皆合人心以此亦欲自竭事既一變臣何可安太后曰

不變只是教他做翰林學士了却神宗史布力陳不已太后曰且奈辛苦乃遣之之語也布曰臣爲朝廷分別邪正此事所係不細既而報辰正牌太后又曰日色已晚遂退○時中書舍人徐勣亦與修史乃言正史久未成書良由元祐紹聖史官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以致紛紛不已宜盡取大臣家藏記錄考校是非以成一朝大典從之○初命京校五朝寶訓以備經筵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祖宗寶訓已嘗進讀臣慮京增以已意必誤聖學乃詔前旨京尋言非敢有所改也但欲增神宗故事爲六朝寶訓詔從之時上未有逐京意而京因草制得進見數爲上言繼述事上嘗搖手示京曰朕盡解此獨母后之意未聽卿姑待焉

### 以韓忠

### 彥爲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下侍郎

### 大赦

以皇長子生也尋賜名栢赦書

有解網卹辜何侯終日之語范純仁等二十五人並叙純仁宮觀許歸穎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覲韓川呂希純

吳安詩唐義問 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穎昌府楊畏復  
官依舊知襄州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  
易並與小郡劉唐老黃隱並與堂除知軍晁補之與堂除通  
判黃庭堅與堂除簽判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移永岳鼎衡  
州居住程頤復官任 **安惇罷** 自中丞出知潭州以其嘗  
便居住鄭俠放逐便 論鄒浩罪惡及言浩不可  
用故也先是左正言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  
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  
史中丞安惇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  
之當又言惇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  
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  
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  
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叔孫  
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  
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叔  
孫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是

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所不敢  
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故事上之又言鄒浩盡忠之  
言以愛君憂國為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惇居  
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媿責已多况如前日之所為者乎  
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為國是極人臣不改之孝以為善述音  
以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伏望檢會前奏早賜  
施行惇聞瓘章已出亦自請去故有是命○是秋瓘復言鍾  
正甫頃為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攝本州羈管人前諫官鄒  
浩就獄根勘賓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赦釋免竊惟浩以  
言事得罪於親戚故舊往來調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  
而新州所劾與御史臺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置浩於必死  
其為忍酷不已甚乎然議者以為造意為虐者非正甫也欲  
望令正甫供承所承受御史臺文移如何旨揮本路如何奉  
承但考兩處行遣次第則造意為虐者得其人矣詔安惇落  
待制依舊知潭州正甫與御史左 **罷編類局** 右僕射韓  
膚石豫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忠彥言先

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爲謗訕今陛下又求直言若復編類之則士必懷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於是詔賜舉人第賜李

取以入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

下五百餘人及

五月竄王贍于房州姚雄奏稱青唐

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連歲不解幾陷兩路軍馬煩朝廷遣兵救應僅能全師而還樞密院勘會王贍前後傲慢專輒情實難恕兼累據臣寮奏王贍王厚自據青唐邈川其董氈賸征珍寶及府庫錢物並不即時起置文曆心牟欽氈等九人既已處置其逐家財產亦不見下落以此顯見二人各有侵盜迹狀分明緣事千人衆更不欲置獄推究但貶贍及厚仍告諭將士咸使知之遂有是命○越太原

明年三月流贍昌化軍至鄧州縊死王厚郴州安置

府地震○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孟氏之廢也

哲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朝廷推行遺意適有布衣上書請復瑤華者遂命以官上因韓忠彥曲謝乃諭以復瑤華之事又諭宰執欲召入禁中却降麻免令張皇衆稱善遂詔瑤華廢后累經大需其議復位號於是左正言陳瓘言紹聖大臣以繼述神考爲說以讎毀宣仁爲心而瑤華乃宣仁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豫政之時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過爲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不廢朝廷赦宥爲罪人而設掖庭秘獄治世所無今若以爲過而均之赦宥以是廢興動靜與衆同科慢而不嚴於體未順且瑤華前日得罪而外議籍籍皆以爲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太后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庭使議典禮縱令遂非之人自護其短安敢以先帝之言爲不然乎不報既而瑤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歡呼○初上命蔣之奇進入所受太后立元符皇后手詔水后謂輔臣曰此乃劉友端所書當時並不知其後輔臣復對曾布曰臣問章惇惇遽云是惇撰進衆

皆駭之今若廢元符固有名然上則章先帝之短欠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臣等議皆以兩存為便太后亦以為然制詞略曰雖元符建號已正位於中宮然永泰上賓固無嫌於並后

### 置平准務

改市易務為之

### 蔡

### 卞罷

出知江寧府臺諫官龔夬陳瓘任伯雨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為安石之壻妄謂盡得其學以

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望重黜之瓘曰章惇前日所為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為名以纂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又曰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春秋責意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卞為之一日宰執奏事上曰臺諫攻卞已十餘章何以使卞知之眾未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惇令吳伯舉諭旨於卞卞乃請去遂

有除職與

### 築寧川堡

時熙河方修湟州臘哥一帶堡寨曾布曰外議多謂湟州難守臣謂

若併弃之則必為夏賊所有兼得鄯湟皆不能守豈不取輕夷狄自紹聖進築邊城深入瞰賊巢穴如會州正扼其右廂兵馬道路及天都淺井之類亦使賊不得點集而制其死命今新疆正宜固守若破壞一處則邊計可憂上然之既而臘哥成賜以今名自

### 增太廟為九室

初翰林學士曾

鞏等議祧宣祖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有天下者事七世謂考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備七廟之數以僖祖為太祖順祖下六廟為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及則遷故神宗即位則遷順祖哲宗即位則遷翼祖今上與哲宗皆神考之子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

### 追復文彥博司馬光

### 等官

凡三十三人右僕射韓忠彥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復此當出自上意而曾鞏亦言元

祐人存者蒙惠已厚惟是游菟枯馘尚未被澤乞賜叙復乃  
詔元臣故老尚絳賤中愍澤之頒豈容獨後不有追復孰慰  
幽菟故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  
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岩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趙  
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勗盛陶趙高孫覺杜  
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並追復內彥博  
維悉復官職光公著大防等  
罷榷廣西茶○六月

詔以坊場錢輸內藏

歲以百萬

貶邢恕

均州居住

左正言陳瓘言新知荆南邢恕頃誣司馬光劉摯梁燾等幾  
至滅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於是韓忠彥請改撰司馬  
光等誥命上曰但於貶恕告詞中載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  
責詞略曰忠佞辨則內外肅是非公則勸沮行爾操心傾危  
雅意附會造為飛語上累宣仁矧爾於光公著二人實門下  
士一旦下石孰謂虛言先是曾布嘗奏云紹聖中以光謀廢

立天下皆以為冤至於變亂神宗法度豈得為無罪臣嘗謂  
恕之言頗公上因言大臣中及論事者各有所偏布又言元  
祐人情熙豐之人一切擯去已失之偏紹聖人病元祐之人  
故竄斥廢黜其偏益甚矣今陛下欲調一兩黨但當區別  
邪王使之各得其所若但知復元祐黜紹聖則不免又偏矣  
如是則與元祐紹聖何以異然臣累聞聖訓謂有甚熙豐元  
祐紹聖但是者則用不是者不用更不  
分彼此若人臣能體此意無不當者  
秋七月朔太

后還政

○召范純仁

純仁初有分司之命太后遣  
中使抵永州賜銀合茶藥宣

諭慰勞甚渥行次鄂州又復故官宮觀於是召令赴  
闕蓋將以為相也然純仁時已病矣未幾聽歸穎昌

熒惑

犯房心

左正言陳瓘言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真  
宗謂宰臣曰其祥安在呂端等曰變在齊魯之

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  
為相王旦參政此二人天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

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銷變之道如此而已願陛下大正厥事所用所棄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周堪張猛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為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膽落亦已久矣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諸右而迂諸左十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探旁觀膽落之語廣誨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况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凌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復之○右正言鄒浩言神宗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一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病而氣色見於面矣非神宗神聖豈能及此此人主所當遵用也

八月作

### 景靈西宮

初景靈宮神宗未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殿及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若謂宮東迫

民居難展宜即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右僕射韓忠彥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詔恭依且命戶部尚書李南公摠其役右正言陳瓘言其不可者五蓋國之神位左宗廟故神宗建原廟于左今乃在西不合禮經一也唐徐嶠言大理寺殺氣盛而鳥雀不敢棲今即其基則非吉地二也雖移官舍不動民居而大理寺與軍器監及元豐庫儀鸞司皆遷於它處則彼亦有居民不知遣幾家而後可就三也神考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于一宮今乃析為兩處則鑿輿酌獻分詣禮繁四也夫孝貴寧神自奉安於顯慶殿既安且久不宜輕動五也瓘章累上且論京之矯誣卒不能易

### 出內庫金帛助邊

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緡助陝西糴軍儲自後不復盡錄

葬哲宗于永泰陵○九月幸龍德宮觀芝

初賜懿親宅潛邸名曰龍德宮至是臨幸中丞豐稷言未入宗廟不當先有臨幸上指御袍曰服色如此可入廟即左正言陳瓘言伏聞車駕將幸蔡王外第都下之人老幼相傳歡呼鼓舞願瞻天表人心所歸於此可見然聞欲因幸龍德宮而傳者以為欲觀芝草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天下豐稔慶瑞已多芝草雖異臣知不足以動聖意也况自祖宗以來乘輿初出必正其名若非為民祈禱即因謁見宗廟今乘輿之出固有名矣因幸潛宮何為不可然而觀芝之嫌亦不可不恤也此而不恤則流傳寢廣天下之人將有不遠萬里而獻芝者矣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亦以為言並不報

**章惇**

**罷**

先是哲宗靈駕發引至鞏縣遇兩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犬昇輿陷于淖中臣僚不復隨從自旦至夜二膳不

時進竟露宿野次時元祐皇后從行惇請先往宿頓后不從亦暴露雨中竟夕侍御史陳次升言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謬左正言陳瓘言惇獨相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失職事于泰陵於是惇乞罷政上謂宰執曰章惇求去乞越州當與之朕不以定策貶惇只緣奉哲廟靈駕不職累有彈章朕不敢已遂命以特進知越州

**詔**

**仁宗神宗廟永不祧**

○

**貶蔡卞**

太平州居住初中丞豐稷入對

學士承旨蔡京於殿陛間揖稷曰天子自外服詔公為中司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知之至是與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言京奸惡稷曰京身為禁從外結右族交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師錫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師錫又言資政殿李士知江寧府蔡卞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宗回亦陰為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志於憂患實宗社之福也稷與師錫登對上曰事礙東朝卿當熟慮稷云臣請自奏東朝遂云自古母后臨朝未有手書還政如聖母之盛德可為萬世法今外則惟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內則惟聞張琳裴



彥臣等兇熾熾然而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外家逐琳等而黜京于外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陳論皆不報未幾而有是命殿中侍御史龔史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博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曰大博小博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夫民至愚而神其不可欺如此又言京在元祐初朝廷推行差役事開封府率先差擾數日而辨及紹聖講復免役復與討論又昨者卞在朝廷與京表裏相濟而今自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怪蓋其爲人反覆趨利頗爲難察復善權數以傾陷言官自頃議者敢有論列即被排逐此天下所共知也伏願博加採訪以辨忠邪

**陳瓘罷**  
瓘除右司諫上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爲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

以爲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閔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上批陳瓘累言太后尚與國事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爲郡上不可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閣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其言京云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唱西宮之事妄託先訓以惑上下自改日錄以實其說朝廷遂信其語欲遷神考于西宮豈非朝廷大政委曲遷就爲一京地乎京在紹聖親入文字請減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哲宗之大惠不聞於天下而京復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功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濫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爲國生事以復私讎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前言既效今計亦行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爲二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宗欽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不免委曲遷就

京地况其他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爲戒矣前日阻隔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爲懼矣以言爲戒則依舊箝默以進爲懼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親政之初漸不侔矣京之計策漸行人之向背漸一爲京之羽翼者漸多爲陛下之耳目者漸沮朝廷之威自此而漸弛蒙蔽之患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又言昔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而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鄉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射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寢踈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焰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林甫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下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博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旣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治亂之機

不可以不早辨也。翌日復有旨除瓘知無爲軍瓘即露章辭免云蔡京閔通交結其勢益年廣布心腹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如兕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是臣事發更爲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詔不許辭免。上嘗諭宰執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未幾翰林學士曾肇亦上書其略云臣近曾論貶逐諫官陳瓘乞太后特下手詔留瓘舊職未蒙聽納臣竊以爲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踈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謂狂也太后有援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退安房闈不與外事然後人無間言本末相稱萬一或有纖毫可指議則於清躬不能無累故瓘以愛君之誠陳豫防之戒以開寤聖心保全盛美志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內外之分不可相干家國之事各有攸主

詩書所戒非不丁寧秦漢以來得失可鑒伏望留神省覽。先是曾布嘗媚 啓東朝今與政否上曰外間差除自不與惟禁中及內臣 必須關白凡章疏亦須呈單子來取看稍不如意煎迫極甚已而陳瓘論裴彥臣等交通內外太后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貶瓘而怒猶不解左右近習或請擢蔡京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者群臣皆莫敢言肇既先上書與王誥俱入對初留身而上遽及之且曰卿文字但救陳瓘無補於事當更論東朝事乃有補耳又曰聞樞密又待着文字肇初不曉誥曰得非曾布欲有所陳上曰然又謂肇曰東朝往往已有人覘伺於此矣曾布遂上疏太后開陳甚至未幾布入對欲詢前所言未及啓口上遽曰前日文字極好太后亦不怒但曰巧飾語言只來說我不是文字且留待併肇文字總收却布因問近更與事否上曰如故又 冬十月 曰太后言待更來煎迫即不能管得布唯唯

### 蔡京罷

知永興軍長安關帥上欲遣京韓忠彥以為當遣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東太后

不勝其怒臣自此不敢復啓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昨日只是太后怒朕元不主張近日陳瓘有言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與裴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張保全朕昨逐馮說亦只為京布曰聞王誥嘗向人說既去却馮說奈元長何今聞聖諭則此言不虛矣京立朝如此以理言之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東朝且令補外亦可也

### 竄章

### 惇

惇既罷相知越州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書省檢會瓘并臣僚上言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千餘家凡

士民暗昧言語加以刀楛釘手足剥皮膚斬頸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責詞略曰先皇天資仁孝勤儉愛人每形德音具見惻怛及爾輔政日肆誕謾凡陳開道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圖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擯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縉紳棄如斷梗投之荒裔肯使生還 悉為囚徒死者不得歸葬援引姦黨布藉要路造作語言 相唱和有司觀望慘刻成風 戮無辜道路以目乖氣致異上天降凶水旱連年民靡寧止國有常典

宜即嚴誅尚示寬恩俾之遠竄中書舍人徐實為之

以韓忠彥曾布為左

右僕射 ○ 豐稷為工部尚書

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

屬論之遂遷稷尚書以王覲為中丞稷力丐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然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

詔增損役法

先是鄒浩言臣近自廣東赴闕訟路見官

則天下事定矣 更多稱役法尚有不便望隨宜修之王古亦言神宗創役法有未便者皆許陳述未嘗禁人議論而比年凡及役事必加以詆毀變亂以故人莫敢言今乞下諸路具合增損事以聞庶全良法從之

下紹述詔

詔略曰朕

惟神考新一代之典刑以遺我後人而間者任事之臣用心或過朕所不取朕於為政用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損益惟義所在嘉與有位共圖康功以成紹述之美自今有曲學偏見妄意改作規害國事當與眾棄之

罷平準

務

尚書省言平準務見置官吏等糜費甚多兼差官出外市物騷擾自近年官賣石灰市價益增頗不便於細民

詔罷平準務

十一月貶蔡京蔡卞

御史陳次升等再言知江寧府

蔡京姦惡詔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蔡卞降為太中大夫依舊太平州居住輔臣謂卞責太輕後十日再降官池州

以王覲為翰林學士

覲以上方銳意圖治任事者不知以達孝之義開說

因疏言堯舜禹相授一道考之方冊則四凶在朝堯未能去而舜去之元凱在下堯未能舉而舜舉之有苗弗率舜命禹徂征禹用益贊班師振旅事不必盡同也武王周公所謂達孝而繼志述事者也文王作豐邑武王不居豐而作鎬邑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周公相成王則關市有征澤梁有禁不害其為達孝與善繼善述也神宗作法於前子孫守之於後不可失也至於時異事殊理須損益者損益之是亦神宗損益祖宗法度之意也張庭堅亦言竊聞士大夫

多以繼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  
售謂紹復先烈非臣等不可則引用私黨蔽隔賢俊假名繼  
述而實以輕狂盜刑名詔狂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  
肆其姦焉增一倍贓滿不魯傷人而情  
理輕者並奏裁復春秋博士○陝西兼行銅鐵錢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五



